

優等獎

## 淨女

文心

彷彿有人正在看。當蕭把髒衣從塑膠籃裡挑出，逐一放進洗衣機裡，她以餘光確認周圍是否有人，而周圍都彷彿有人，正在看著。

沒有啦，蕭告訴自己，只是鏡子。

宿舍浴間的ㄇ型水槽上方貼有長鏡，長鏡穿過三面牆，於是若在洗衣機前回過身，會見到空間裡另外三個自己。

那些她的手裡都拎著內褲，沒穿內衣。

一、二、三。

四。

五、六。

衣籃裡總共有著六件內褲。

蕭一面把衣物扔入滾筒一面數數，內褲數量代表她洗衣服的天數間隔。六天，還不到一個禮拜。這些內褲都算乾淨，因為她總是會先手洗一次：在洗澡時，將洗髮精或洗面乳擠上布料的正中心，打濕以後，著重搓洗

沾上分泌物的內褲底部。

很奇怪是，無論蕭怎樣仔細地洗去內褲裡層的結塊與印漬，並反覆檢查，確認再無痕跡；然而晾乾以後，三角褲下方的布料卻總是結成硬塊。是貼住蕭的陰部的那側，就算已經狠狠地搓揉然後沖刷，最後晾在曬衣夾上，內褲們仍然擺出僵持的姿態，以手一碰就露出骯髒的馬腳。

蕭從來不敢告訴別人。她已經很努力洗了，卻不能明白，這些布料怎麼回事。那些彷彿皺去橘皮的乾硬內褲，在走動時總悄悄地戳著她的下體。這種時刻，很難不感到齷齪。

但用洗衣機洗過的內褲從來不會如此。

內褲們彷彿在滾筒之中重新找回小巧玲瓏的身段：棉質的怡人柔和、絲質的嬌媚剔透。套在下身竟然能夠柔軟得像是不曾存在，讓蕭感到無比地安心。於是在宿舍裡，蕭手洗了內褲後，總是讓洗衣機再洗一遍。



初經到來以前，母親便告訴蕭，女生都必須要手洗內褲。

那樣的說法反覆出現多次。母親總要蕭用力想像，想像那件緊貼自己的內褲，跟外衣、跟襪子、跟牛仔褲還有其他衣物一起，在滾筒裡翻攪糾纏的情境。

「那些襪子被踩在鞋底踩了一整天，吸滿了妳的腳臭跟汗水，妳真的想要內褲碰了它們之後，再去碰妳的『妹妹』嗎？」

蕭其實沒懂。洗衣機難道不是已經承諾，願意為她洗去一切汗濁嗎？而幼時的她疏懶，好一段時期裡，仍

然相信襪底的惡汗與褲底的印漬，即便曾經共處於滾筒之中，然而在時間到了之後，洗衣機便應當一視同仁地，讓他們跟隨水流一併離去。於是找到機會，蕭仍是將髒內褲丟進衣籃，自以為機巧地想：只要先放入內褲，再疊上其他衣物，母親經過時就不會察覺。

直到那天，一個平凡的傍晚，蕭從中學回到老家，家中沒有人。

當時，她與母親老去的房屋是灰色的，共有三層，若在無人時踏入一樓，會感到非常安靜。在這裡，蕭最喜歡的地方是二樓主臥房中的浴室。母親在那間浴室鋪上淺藍色磁磚，做有乾濕分離的設計。而外邊陽臺的日照離浴門很近，因此，若是開著廁門、坐在純白冰涼的瓷馬桶上，便能夠感受到浴室小窗接通陽臺，日光撒下，一座世界悄悄地變透明了一些。

母親不在的時候，蕭總是來到這裡。

是那個安靜的傍晚，天光仍亮。蕭在大腿間的內褲上見到整片黏稠的黑褐色印漬。她想：原來經血不會是鮮豔的紅色。

所謂月經跟想像不太一樣，但沒關係，因為蕭等待此刻已經很久，她並不慌忙。那天，脫下所有衣物後，在乾濕分離的浴室裡，蕭很緩慢地洗澡：先用白色浴球揉出泡沫、刷過後頸與肚皮；接著手指抹過骨盆向下，仔細溫柔地清潔「妹妹」。

主臥房的浴室裡，母親的沐浴用品皆是玫瑰氣味。

蕭獨自在這，不把門關上，隔著澡間她看見穿過霧玻璃透進來的、曲曲折折的橘色夕陽，好晶亮地映在磁磚上有積水的地方。在擦乾自己之後，蕭從架上翻找出母親的衛生棉，撕去塑膠包裝，把乾淨內褲換上。

至於舊的、髒了的那件內褲，要先放進衣籃裡，再用制服裙疊蓋起來。這樣，蕭竊竊地想，就誰都看不出

來了。

只是過了沒有很久，母親在洗衣時便發現了蕭的內褲。

母親憤怒吼叫，叫得很大聲。隔著樓層，蕭已能聽見母親罵出的許多內容：我已經講過多少遍了妳難道不知道這樣很噁心嗎那是從妳的洞裡流出來的東西欸就這樣跟我要穿的衣服攪在一起妳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啊這些話我講了又講妳都當成耳邊風是吧那以後妳的衣服都自己洗好了啊。

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洞」是新的說法，蕭注意到，不是「妹妹」了。

那時初經才到尾聲而已，還沒結束，感受仍是新的。蕭的小腹內部像被某人的手給輕輕擰住，並不會太痛，但在呼吸縮放之間，滴滴漏漏的。

一直以來，蕭都猜測，母親那時的憤怒主要是：手碰到了。

蕭弄髒的內褲、上頭的黑褐色經血。在拎起衣物時母親沒有留意，因此那些汙濁的、從蕭的「洞」裡初次流出來的，便糊上母親的指尖。母親一面對著蕭怒吼一面洗手，轉身以後沒有把水關掉，於是蕭看見水龍頭流出水來就像嘔吐，吐出一條長而透明的繩，不停墜落。

「洞」彷彿是很貼切的。

那次以後，蕭便經常想像腿間內褲如何貼住自己的破口，如何把「洞」封印，然後在沒人留意到的時候，接住軀體之中流出來的各種顏色。



在宿舍的公用浴間裡，蕭投入十元銅板，倒下薰衣草抗菌除霉洗衣精，按過按鍵，儀表板上亮出數字：四十二分鐘。

回寢室的路上經過交誼廳，沙發上坐有女孩正對手機抱怨：「我的襪子洗完之後又不見一隻。」蕭聽見了，覺得很安心，很是高興。

進入新城以後，宿舍使蕭學到許多東西。

像是人們紛紛抱著衣籃走出房間投幣洗衣，共用洗衣機是如此的簡陋無能，儀表板上僅有「強力清潔」與「一般清潔」兩種按鍵可以選擇。「強力清潔」一次四十二分鐘，「一般清潔」三十二分鐘。

蕭總按下「強力清潔」。

寢室一間住有四人，在這樣小的空間裡，每人一座晾衣夾掛在床邊，而每座衣夾分別都向下垂著十二只夾子，夾子咬住內褲兩角，或使內衣倒吊，有時也啣住一雙襪子。開窗時，若是有風吹過，所有衣夾便牽動著內衣襪子們，一齊晃動幾下。

蕭睡C床，在兩兩相對的房間裡與B床相連，那是財經系的小米。這間一〇二室只有蕭與小米兩人，因為A床與D床在各自交到男友以後，就從房裡消失了。

室友小米是那種，會在粉嫩紙條上手寫課表，再細心地貼在書桌前方的好女孩。她按部就班、乾淨清潔，衣夾上掛著的內褲總是淺色蕾絲而繡有細碎花紋。小米會把所有化妝品裝進透明壓克力盒，放在左邊櫃上。早晨時候，蕭能看見小米將塑膠髮捲掛上瀏海，再用電捲棒纏繞髮尾，及肩的髮一層層披落而下，繞出許多弧度。

晨光照進，小米每撮髮尾都像一道彎勾。

然後蕭從上鋪看著小米輕慢地化妝。是誰都會喜歡這樣的女生吧？蕭時常想，小米怎麼會還沒搬出去呢？

A床與D床的長相早已模糊，而小米勾勒眉毛的手勢平穩篤定，一描又一畫的。在底妝與眉毛完成以後，最後是淺粉色的腮紅搭配玫瑰色唇膏，九點整，小米完妝出門了。

蕭等著小米離開，隨後下床鎖上房門，坐進小米的座位，拿起小米的口紅，對著小米的立鏡，塗描在自己唇上。

蕭嘗試過小米每種口紅的質地與顏色，最喜歡的仍是霧面玫瑰色那只。將唇膏轉開握在手裡，黑色漆光造型很是小巧；但無論如何，蕭拿捏不出小米的優雅姿態。晨間朝日裡的小米那麼溫柔，一切顏色印在臉上都像有光。

蕭已經學了很久，仍是模仿不來。

而很偶爾的夜裡，她們也聊天，都是很瑣碎表層的事情，蕭跟小米。

她們談學校的新聞、新開的餐廳，或者宿舍情事。蕭模糊地認為，女生宿舍是顆蜂巢，或者有時也像某種卵：五樓陽臺每晚十點總有人在哭泣、舍監阿姨蹺班時據說都在隔壁男舍搭訕新生、放在公用冰箱裡的牛奶常被喝到只剩一口、那些洗完就不見的襪子，其實都是被打掃阿姨偷走的。

還有很偶爾的一次，小米問蕭：「妳知道，聽說有的女生，會把內褲放到洗衣機裡面洗嗎？」

蕭看見小米的眼皮上擦有漸層棕色眼影，珠光細小閃亮，眼神困惑無辜。

「那是公用洗衣機欸，拿來洗內褲不是很噁心嗎？」



蕭想起過去的自己。

自從母親發了脾氣以後，便只能老老实實地手洗內褲了。

手洗衣物的規矩有許多：必須先以冷水浸泡，必須使用冷洗精；不得大力搓洗，不得晾在浴室。經血在剛染上布料的前幾小時都還容易處理，可要是等了一整天的話，便會成為無法抹去的印記。

是在那一段日子裡，蕭發現了灰色內褲的詛咒：灰色的內褲尤其容易引來經血附著。這是蕭的迷信，到了今日她深信不疑。衣櫃中，蕭每一件灰色內褲，都附滿洗不去的血漬，像是符咒。

對於顏色的執著，在最初的時候，從拋棄白色開始。

在童少，母親總是為蕭選購白底棉質底褲，上頭印有愛心或者小花圖案，邊緣的鬆緊帶偶爾設計成波浪形狀。這樣的品味沒什麼不好，曾經幼小的蕭向來不曾反抗，直到褲底開始出現顏色。

通常那是淺黃褐色，或者偶爾，像是青苔乾掉的淡淡綠色。那些物質以不流動的質地，整片附著於褲底布面之上，即擋住洞口的那側。有些時候，那些物質甚至結成塊狀，凹凸滾動，很是怵目驚心。

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源頭，能夠日日反覆沁出髒汗？夜裡浴室，蕭鼓起勇氣將褪下的內褲湊近鼻端，異味湧出嚇得她一時之間緊緊眯住雙眼。難以相信那樣的腥惡氣味竟然來自於自己。

此後她日日畏懼如廁與沐浴，一切需要脫去下身衣著的場面。

某一時刻，蕭突然想到，若身上是深色內褲，便不會看得這樣清楚了吧？

錯落的印象裡，學校裡有過一堂美術課，蕭帶著一盒二十四色的油性蠟筆，而老師發下了黑色的畫紙。難得不用白紙作畫。那次，蕭畫出了整片星空的樣子：白與淺黃交錯的星子們，被綠色草原上的兩隻小人仰頭看著。

老師滿意極了，在聯絡簿上寫著：繪畫方面頗具天分，令人驚豔。

母親簽字時什麼也沒有多說。只有蕭知道，在上色時必須花費多少力氣，才能將顏色印上黑色畫紙。裝蠟筆的紙盒裡，黃色、白色的油性蠟筆都只剩下短小一截，然後才能勾勒出清晰的、大大小小的星子。

是在那時，蕭有了靈感。這道理該是一樣的吧？若將內褲換成黑色，印上分泌物時，顏色必然不再那樣聳動，使她心驚。

於是在母親為蕭購置內著時，蕭有了主見：

「我不要這件。」蕭放回白底花紋內褲，指向五件一組的，不見圖案的黑、灰內褲：「我要黑色的。」母親的表情有點困惑。

而老阿姨店員故作親切地取笑蕭與母親：「小女孩長大了，有自己喜歡的內在美了喔。」

「內在美」。

蕭咀嚼著新學到的名詞，有那麼一點感到好笑。而母親沒有多說，替她買回了兩包十件的深色底褲。

第一次從雙腿間拉上黑色內褲時，蕭的胸口湧起一陣暖意，她花了些時間，才明白那就是心安。再沒有誰會知道了。

她想：除了自己，再沒有誰會知道，我的洞裡有多骯髒。



有個沒被說過的規矩，宿舍當中人人明白：洗衣後，必須將自己的衣籃置於洗衣機上，如此一來，要是機器洗畢衣物而主人沒來收拾，下一位使用者便可將滾筒裡的濕衣物挪進上面的衣籃裡，再放入自己要洗的那一批。

蕭很喜歡挪動別人的衣服，她日日巡邏浴間，巴不得每個人都忘記取衣的時間。

每當有人忘記，蕭便掀開機器頂蓋，一件件地解開滾筒中捲成條狀的衣物，逐一甩開攤平，研究衣物上的痕跡圖案。過程之中，蕭時時回望，確定沒有來人。浴室上方的氣窗裝有三臺抽風機，都被設成定時，偶爾扇葉突然運轉，很容易就驚動到蕭；又有時候，當馬達一抽一抽的聲音掩去走廊上的腳步，也經常令蕭不夠警覺，連續幾次差點被衣物的主人撞見。

在長鏡環繞的浴間裡，蕭還時常被映在鏡中的身影給嚇到。

發覺虛驚一場後，鏡子裡的三個自己與蕭對視，三種角度的她都行為鬼祟、動作笨拙。穿著睡衣披散頭髮。很是滑稽的模樣。於是，一些時刻裡，蕭與自己忍不住就笑了起來。

那次，蕭從滾筒裡拉出一件褲管糾纏的牛仔長褲，她解開扭結的衣物，發覺褲襠裡層、靠近臀部的的位置，有著一塊沒被洗去的血漬，蕭替主人將褲子翻回正面，深藍色外邊什麼也看不出來。

原來大家都是這樣，蕭高興極了。

她來回撫摸牛仔布料裡層的血印，不規則的形狀，就像是阿米巴原蟲；她把濕褲子拿到鼻端嗅聞幾下，牛仔褲的主人使用茶樹香味的洗衣精，布料聞起來潮濕、清淨，香氣清甜毫無腥臭。

確認洗衣機是蕭的每日冒險。然而挖掘窺視的結果，卻是從來沒有其他人同她那樣，把內褲放進公共洗衣機。幾次以後，蕭才終於承認：女生確實都要手洗內褲。

妳噁不噁心。

突然她又聽見老家的晾衣房裡，母親嚴厲的聲音。

在舊城區的那些年裡，蕭日日長大。但回想起來，即便她已確實地、每日夜裡以手搓洗內褲，卻從來無能於

感到潔淨。那麼多年，蕭忍受著粗硬褲底摩擦腰部時湧進腦門的汙穢感受，意識到自己搓洗不去的汙濁，直到抵達新的城市，住進宿舍，重新將內褲偷偷地放進洗衣機裡。

宿舍窄小陰暗，但蕭明白，母親已經遠離。

母親、灰色老房、玫瑰氣味的浴室，還有曾經透明光亮的祕密時刻，全都留在遙遠而安靜的舊城區裡。



室友小米經常使蕭想到母親的情人。她是那樣地乾淨、那樣地漂亮，甚少失誤於日常。

她們一同生活在這裡，一〇二室。蕭見過小米親手晾起她的鋼圈內衣，通常都是白色的，細軟精巧的蕾絲繡花與內褲成套搭配。偶爾，當小米離開房間，蕭占據了她的座位時，會隨手檢查小米晾在衣夾上的內褲。結果令人驚嘆：小米每日洗畢的蕾絲內褲，竟然，一律潔淨平滑，以手來回撫摸，有著冰絲一般的觸感，輕輕涼涼。

那些位於三角褲底的布料，柔軟、貼膚、嫵媚。不見任何血跡。

蕭從不告訴別人，但她深信灰色內褲的詛咒。她深信灰色布料召喚經血、使其附著，像是隨時準備孵化的卵，隨時準備把蕭的祕密給散布出去。那些沾血的內褲都收在衣櫃裡，她們血跡斑斑，經血甚至滲透、黏附於內褲邊緣的鬆緊帶上；而只要沾到了鬆緊帶，便病人膏肓、怎麼樣搓揉也洗不掉了。如此說來衛生棉真是世界上最不值得信賴之物，她們從不遵守潔淨清爽的承諾，經血不斷地濺染溢出，沾惹外身。

月經來的時候，記得別穿白色裙褲。母親這樣教導蕭。

後來蕭卻發現，即使是黑色裙褲，染上了經血仍會結成硬塊，硬塊使得黑布形成色差，而帶著色差走在路

上，同樣地羞恥、同樣地明顯，並不會好過一些。

蕭很明白。她國中的制服裙褲，都曾經是黑的。

初經過後二十八天，下一次經期推遲，並未如約而至。

一個月、兩個月，不曾再見。而蕭並不是不驚惶，但女同學間私語流傳，向她確保此事實屬正常。經期不穩定是種流行，她們很是嘉許地對蕭說：大家都是這樣。

母親每月為蕭添購衛生棉。夜安、日用、涼感、超薄、不外露。蕭默默地收進房間的櫥櫃裡，安靜等待下次使用的時機。老房之中，母親與蕭各自使用一間浴室，於是母親似乎不曾發現蕭已然遲到的經期。那些日子裡，子宮是顆被固定倒置的氣球，澆灌以黑血，於身體之中越撐越大，隨著時間累積濕濁瘴氣。終有一天，蕭想著，一切穢物都會破散於她體內的。

是過了半年，才再次出現了一個沒有聲息的午後。

那時鈴響，蕭與眾人從老舊的木製桌椅中紛紛抬頭起身，午休過後將醒未醒，世界的質地變得鈍重。她彷彿遠遠聽見男孩正在變聲的尷尬嗓音，粗礪而乾扁的：欸妳椅子下面是什麼東西，妳的腳，幹那是血嗎好噁心喔。

直到低頭蕭才發現，那道聲音說的是自己：自己的腿，自己的桌椅，有血。

這次的血終於是液態流動的暗紅色了。

站起身來，蕭感受到身體遲緩而沉重，彷彿有層透明薄膜包裹住周身，使她遠離此刻。還沒能有什麼感受，班導已經走來，把蕭帶進廁所。離開教室的時候，蕭什麼也沒說。

「妳有帶衛生棉嗎？」

蕭的班導總是將滿頭白髮染成棕色，棕髮挽在腦後盤成一個結。當班導在廁所裡稍稍傾身靠近，蕭看見她

的耳邊掉出幾撮灰白色碎髮，露出原來的髮色。蕭想起當導師在講臺上對全班吼叫的時候，男生們竊竊自喜地嘲弄著：哦喔喔老女人的更年期又在發作了。

更年期。意思是不再有月經的女人。

蕭在廁所裡看著班導的臉，想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沒帶的話，我幫妳去保健室拿，妳先清理一下。」

上課鐘遠遠傳來，蕭獨自待在廁所。

中學的廁所將會永遠地溢出惡臭。地面鋪著深灰磁磚，唯一的窗就在兩排馬桶間的最後邊，和洗手槽的位置相對。不開燈的白天一室陰暗，難以看出地面積水究竟是不是混進了尿。以往的蕭若是踏入廁所，總會小心翼翼地避開積水，不過有時真的太暗，稍不留意就一腳踩進積水。要是那樣，水花會噴濺上腳踝肌膚，令手臂泛出雞皮疙瘩；不過其實，也沒有什麼辦法，依舊只能強忍由而下上的不潔感受，故作鎮定地推開隔間、使用馬桶。

蕭等了許久，班導仍然沒有回來。她不太確定地想著，自己留在教室地上的經血是否會被清理。走向鏡前將水龍頭轉開，蕭看見鏡中的自己與背後的窗，鏡中的她臉面模糊，突然之間，又有滾滾液體從體內湧出，內褲底層的薄小布料終究封印不了什麼，經血像車窗上的雨滴那樣，沿著蕭的大腿順流而下。

班導若是不回來了，該怎麼辦呢？蕭的血流過腳踝，染上學校服儀規定的白色長襪。這樣看上去，經血的確是紅色的。



黑色制服裙在臀部之間濡濕，悄悄貼住蕭的皮膚。班導終於回到廁所，帶來三片衛生棉與一件制服裙。

「這件裙子是保健室備用的，妳回家洗過以後要帶回來還，知道嗎？」蕭點頭。

「妳在這裡慢慢弄，乾淨了就回教室上課，好嗎？」蕭又點頭。

班導轉身，廁所再次沒了人。而這過程中，水龍頭都沒關上。蕭獨自思考一陣，不太確定接下來動作順序。應該先貼好衛生棉嗎還是要先換掉裙子呢？班導沒有帶來乾淨的內褲，蕭心想，濕內褲沾上乾淨的制服裙後，難道不會再一次地將裙子給染髒嗎？

她走進隔間，靠右數來二間，鎖上門鎖，終於決定先脫掉裙子。

在小而封閉的空間裡，蹲式馬桶像空間中的一道破口。像一個洞。蕭把班導借來的乾淨的裙夾在腋下，蹣起腳尖避開周圍積水，同時試圖從髒裙裡把腳跨出去。但夾著腋下使左手難以自由活動，當蕭試圖護住乾淨的裙，右手就拉不住髒裙的裙襞，來回之間，她發現自己左腳跨不出去，右腳踩不穩地，被兩件裙子給絆住了。就這樣，世界忽然傾倒，無聲的膜瞬間碎去。

失去重心一陣搖晃，蕭的肩膀首先著地，重重地，她的頭撞翻了垃圾桶。別人擦拭過的廁紙灑落地面，以及她的髮間。而蹲式馬桶前端，半罩式白色圓拱就近在眼前，那片白色半圓的功用應該是，負責擋著尿液防止外濺，但它突然，就在自己的眼前。

惡臭盈鼻，蕭的膝蓋很痛，下腹也扭絞起來。她不是很確定自己究竟撞著了哪裡。早就骯髒的黑裙落到腳踝，被積水染得更濕，蕭赤裸的大腿濺起地面上的積水，那些被濺起的水花落下，再潑回了自己。

尿的味道，糞便的味道，經血的味道。

蕭感到疼痛，與骯髒，在這個無聲的下午，落於一身。

後來的蕭爬起身子，任由黑裙散落於地。她撕開衛生棉包裝，貼在被血染濕的灰色內褲上，將其拉起。再抖開較為乾淨的那件制服裙，拉好拉鍊，然後打開門鎖。在工具間裡她找到鐵夾，將散落一地廁紙夾回垃圾桶。過程之中，蕭看見有些衛生紙上沾有糞便，想到那些曾經碰觸自己。

然後撿起髒裙，放到一旁的水槽裡。再次打開水龍頭，清洗雙手，抽來乾淨的捲筒衛生紙，抹去腿間血跡。有些血痕已經乾硬，蕭必須有耐心地反覆擦拭。

蕭的動作很快，沾濕的衛生紙受不住來回塗抹，逐漸散成小小碎屑，沾黏了蕭的經血，形成灰濁帶紅的顏色。那些顆粒紙屑，有的落在地板，有的停留大腿。蕭不斷擦拭、不斷撥落沾黏皮膚的紙屑，已經來回反覆地抽出新的衛生紙了，卻怎麼樣都不夠乾淨。

然後蕭走回教室，地上的血跡已經被清掉了。

是誰清的？

班導在講臺上頓了一下，沒有多說什麼。而蕭坐回座位後，看見空蕩蕩的桌上放有一張紙條。蕭打開紙條，上面只寫了三個字。

「月經女」

周圍似乎有誰正在竊笑，蕭抬起頭，卻什麼也看不出來。



下課以後，有些女同學走來，妳身體還好嗎剛剛怎麼了，這樣地關心著蕭。而蕭，她早已經把紙條折好，

放在抽屜，慢慢地等待放學。

是在那天，蕭第一次見到猴子。

母親很難得的比蕭還早到家，客廳的燈已經被點上，有人正在說話。

蕭脫去皮鞋，在玄關裡望見母親輕拍著一位陌生女人的手背，看進女人的雙眼。當老房的黃光亮起，原本清冷透亮的氛圍散去，蕭聽不見她們說的話，只覺得這個家突然過於奇異而顯得陌生。

隨後她們注意到蕭，同時起身，母親對蕭說：「跟侯阿姨打招呼。」

蕭說：「侯阿姨好。」

女人笑了，對蕭說：「妳好，妳可以叫我猴子。」

猴子的臉上有一點點雀斑，襯衫衣領開得很低，髮色是淡褐色的，從頂端映出光澤，跟班導緊緊盤在腦後的髮結相比，顏色不太一樣。

細髮落在猴子的胸口，當她走近，蕭聞到花的味道。

而室友小米最近開始對香水著迷。

她會帶回裝載液體的玻璃瓶子，告訴蕭，這樣一罐就要兩千四百塊呢。然後把香水灑在手腕上，直伸到蕭的面前，撒嬌地說：「妳聞聞看，是不是好香？」

蕭告訴小米，她聞到柳橙與桂花的味道。

小米笑了出來：「妳好厲害啊，」她說：「這是柑橘調的。」

她大方地問蕭要不要也噴一些在身上，蕭拒絕了。離開一室芬香，走過長廊回到公用浴間，確認丟下去的

衣物還要十七分鐘才會完成；而另一臺洗衣機的衣服已經被別人收走了。蕭感到有些可惜地回到房間，看到小米正眯起眼睛，嗅聞自己的手腕。

小米跟猴子，怎麼會這麼像？

這樣的時刻裡，蕭便相當懼怕。她是好不容易才離開了母親的舊城，與日益沉默的老房。然而看著小米，母親彷彿隨時就要現身，指控蕭不夠乾淨，揭發她所有的祕密。

小米在桌前，挪動化妝品，想找出一個空間擺放全部的香水瓶子。而蕭站在門前，很是突兀地就開口了。  
蕭問：「妳為什麼都不交男朋友？」

小米從玻璃罐前抬起頭來，小小的臉上浮起恰到好處的驚惶與羞澀。白日已過，她整臉的妝還沒卸去，那些顏色在臉上，卻仍像新的那樣，淺淺發亮；蕭看見小米顴骨上的珠光，以及兩頰間的紅潤，無法確定究竟是腮紅還是血色。她聽見小米說：「我只是在等對的人出現。」

而蕭，蕭不知怎麼地就哭了出來。



那天蕭與猴子打完招呼以後，母親突然皺起眉頭，問蕭：「妳身上怎麼這麼臭？」  
是廁所的氣味嗎？

蕭突然看見自己身上沾滿廁紙，聽到積水濺落，而經血從洞口緩緩流出。她聞起來，是不是就像那個地方？  
月經女。

蕭向後退了一步，不敢看向母親。

她想洗澡，渴望使用母親那間光潔的浴室，以及玫瑰系列香氛，但母親向來不允許蕭踏進主臥，此刻母親在家，她於是進不去那個地方。

猴子此時，把手輕輕地放到母親背上。

蕭聽見猴子的聲音：今天是不是上了體育課、是流了汗嗎、先稍微去沖個澡吧、等等一起吃晚餐聊聊天、妳覺得好嗎。蕭接著聽見母親說，趕快去吧。

蕭走進自己的浴室。

她的浴室鋪著米黃磁磚，磁磚之間的黑色水垢怎樣也刷不乾淨，鐵製置物櫃上放有去屑洗髮精與海洋風味沐浴乳。洗髮精是母親買的，因為蕭的頭皮時常起屑。而鐵櫃櫃角早已鏽去，暗紅色的鏽屑落在磁磚之上，一個不注意就踩上腳板。

洗澡時，蕭以熱水沖洗腿間，反覆確認洗去血痕。蓮蓬頭水柱有時刷過蕭的陰部，引起大小不一的顫慄，而蕭想起猴子碰觸母親的姿態：猴子雙邊嘴角都有笑紋，眼睛好大，勾著黑色眼線，每當眨眼就特別明顯。

那場澡蕭洗了很久，母親跟猴子坐在客廳，等著蕭吹乾自己的頭髮。換過衣服以後，蕭在內褲上重新貼了衛生棉，看著猴子，覺得很是抱歉。

後來，猴子便經常進出蕭與母親的老房，有時，也留在母親的房中過夜。猴子有權力使用母親的浴室，蕭曾在猴子身上，聞見母親的味道。慢上了許多個時候，蕭才終於留意到，原來帶有花香的猴子，與母親，是一對戀人。

在那之前，蕭先知道，猴子是私立大學裡教藝術的老師，在法國生活過七年，因此學會烹調一種味道繁複

的燉蔬菜湯。在蕭與母親的廚房，猴子把番茄燙熟，剝去透明薄皮，搗成碎泥。蕭替她捧著鐵碗，看見裡頭整鍋暗紅色的醬汁，好奇地想：要是把整整一周的月經都集中起來，是不是就像這樣？

猴子曾說，她不敢吃豬血，因為豬血使她想到月經。

母親在餐桌上翻了一個白眼，然後她們相互對看，兩人彷彿極有默契地，同時笑出聲來。



這麼說來，蕭在過去確實從沒見過，母親與猴子在一起時，那種樣子。但遇見小米以後，蕭便明白，若是小米與誰相愛，她便會像猴子那樣：楚楚動人、閃閃發亮。

而此時的蕭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哭，小米更不。

手忙腳亂的小米嘗試安慰落淚不能停止的蕭，她就連困惑的樣子也是美的。小米把蕭牽回座位上，抽出衛生紙，塞到蕭的手裡。小米的手稍微有些暖，而且軟，身上有花和橘子的味道，穿著針織衫，一些髮絲貼在衣服上，較長的髮尾則隨著步伐曳曳甩動，每個跨步都是一道搖晃的勾。

小米是那麼、那麼的漂亮。

可能過了許久，小米終於怯生生地問蕭：「那個，妳是，失戀了嗎？」

蕭感到有點好笑，抹去鼻涕，對著小米搖搖頭。小米又問：「還是妳有什麼煩惱嗎，可以跟我說呀？」

「我覺得，」蕭抬起頭，說：「妳好漂亮。」

蕭看見小米的眼，先是閃過一抹明亮的笑，接著卻突兀地浮出一絲戒備與緊張，蕭知道小米在想什麼。蕭

知道，即使如此，小米仍然喜歡被稱讚漂亮。

「我以前認識一個人，跟妳很像。」蕭告訴小米：「我很久沒有看到她了。」

「妳很想她嗎？」

「我不知道。」

沉默在房裡慢慢脹大，蕭再次擤去鼻涕，不知道該如何收拾。

小米終於很突兀地開口：「如果妳想變漂亮，我可以教妳怎麼化妝。」

蕭搖頭：「我不適合化妝。」

「沒試過怎麼知道？」

我試過了。

蕭沒有說，她看懂小米的侷促，房中兩座衣夾上掛滿了她們的內衣、內褲與襪子。風扇徐徐轉動，那些衣夾也很輕、很輕地左右晃動。

「我剛剛洗了衣服，」蕭對小米說：「現在該去收衣服了。」

小米明顯地放鬆下來，她挪動背部，整個身體向後靠上椅背。

她對蕭說：「趕快去吧，衣服被別人拿起來就不好了。」



蕭走出房間，走過長廊，走進浴間。

黑色儀表板上閃著螢光綠色的三。衣服再三分鐘就洗好了，滾筒正在脫水發出轟轟的滾動聲，浴間沒人，蕭乾脆站在洗衣機前等著。當抽風機不運轉時，整個浴室像是只剩下她與機器而已。世界再次安靜下來。蕭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睛紅腫，頭髮缺乏光澤，散在臉頰兩旁顯得無比難堪；她想到小米說，要教自己化妝、讓自己變得漂亮，忍不住就與長鏡裡的三個自己一齊笑了出來。

小米沒有想過，那些她離開房間的早晨，蕭有多麼努力。她在小米的座位上，模仿小米的手勢，但無論如何，仍是此刻這個樣子。

蕭從來不曾告訴任何人，自己體內的汙穢如何翻滾湧動，洗也洗不乾淨。

數字閃了一下，剩下兩分鐘了。

在第二次月經以後，第三次月經很快就來了。其實是有點太快了。但沒關係，蕭後來便會隨身帶有整包的衛生棉，僅是感到體內稍有騷動，就將衛生棉貼上底褲，某些時候，那甚至使她感到安全；就算不是經血，僅僅看見白色棉花上沾有她泌出的黃色物質，無論顏色多麼駭人，都不再需要害怕。她只要將其撕起，捲成一條；在垃圾桶裡，誰也看不出來那就是蕭。

那真是少有的萬全時刻。

於是蕭的第三次月經完美著陸於衛生棉布上，像是獵物終於掉進陷阱，蕭在學校廁間，心滿意足地以為自己的身體就在控制之中。以為自己終於學會。她鋪好新一張衛生棉，以衛生紙拭淨下體，拉起內褲，帶著冷酷而滿意的微笑走出隔間。

一日將盡，蕭回到老房，傍晚的屋子仍是那樣地安靜，就像誰也不曾來過。母親似乎還沒回來，蕭感到快樂，她又能使用母親的浴室了嗎？輕輕地，她走上階梯，光線隨著爬升慢慢出現，渴望突然有些無法壓抑。她

好懷念那間浴室，浴室中有霧面的玻璃拉門，以及顏色濃烈的夕陽光芒。

彷彿已經看見透明積水在小窗之下被映成橘色，周圍將會伴有溫熱水霧與玫瑰香味。蕭很是虔敬地轉過階梯，看見主臥房門沒關。一切念想就在眼前，她幾乎聽見了自己的心跳。

心動時刻如此鮮明，蕭很明白，一切都將變得美好。

一腳踏入母親的臥房，舊木地板陷下發出了輕微聲響，蕭突然發現一旁的雙人床上有人。回頭，她與母親對視，而猴子躺在母親身旁，沉靜地睡著。

涼被覆在她的胸前，沒能蓋住光裸的肩。

蕭至今仍勾勒猴子肩線的弧度，在傍晚的日光下，隨著呼吸緩緩起伏。

母親從床上翻身而起，怒視著蕭，是為了避免吵醒猴子，才用著很小的氣音說話，氣音使得母親的怒氣也變得薄透。

母親說：「妳在這裡幹什麼。」

蕭看著母親，腹部攪動起來，有些東西從體內正在墜落。

「出去。」母親說。

蕭轉身就走，主臥房裡一室明亮就在身後。

母親跟蕭一同走出房間，回頭時，蕭看見猴子睡眠的表情寧靜，像是帶有一抹小小的笑。她到了門外才發現猴子其實穿有細肩帶背心，但很奇怪的是，就在剛才，蕭卻覺得猴子的肩膀太過光滑，像是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樣地裸著。

就在這一刻裡，蕭想告訴母親：明明我是可以的。

我也能夠乾淨或者美麗，難道妳不明白我的努力？蕭細數，自己手洗內褲、隨身帶有足夠的衛生棉，嚴防再次沾染臭氣。突然她很是委屈，質問幾乎就要脫口：我已經都做到了，妳什麼時候可以看我？

但母親先說話了。

母親對蕭說：「妳的裙子，好像沾到血了。」

怎麼可能。

「去廁所清一清，」母親像是沒有表情，她說：「沒事不要進我房間。」

然後主臥房門便關上了，老房二樓一片漆黑。蕭轉過頭，像狗追尾巴那樣看著屁股，裙襬之間印有色差一塊。



機器發出叫聲，很是尖銳刺耳。

蕭的衣服洗好了。她拉開拉門，將濕衣物放進衣籃，收到第一件內褲時，首先回頭確認沒有來人。抽風扇葉沒有預警地開始轉動：轟——啪啪啪啪，可是哪裡都沒有。

那日母親關上房門以後，二樓少去大半天日光，一切都變得昏沉。過了許久，蕭走離房門，按開樓梯間的小燈。小燈是與客廳相同色調的黃光，開了燈以後，天卻像是突然就黑了。

褲管跟衣袖總在洗衣機裡打結，蕭彎下腰，慢慢地把滾筒中糾纏的衣物鬆開，過程急不得，需要耐性。她找到第三件內褲，仍是黑色，有著薰衣草的味道。以手摩挲一陣，是冰涼潮濕的觸感，晾乾以後必定相當柔軟。

早在離開舊城的那一年，蕭便已經許久沒有看到猴子了，從某個時候開始，猴子不再進入蕭與母親的老房。是母親分手了嗎？蕭不知道。隨著猴子的消失，母親返家的時間越晚，蕭總是獨自在老房中移動，停留窗邊，沉迷於傍晚近乎透明的殘光。

最後一年，她告訴母親，自己將要前往新城。

母親坐在初見猴子的客廳、沙發上同一個位置。頂頭黃燈籠罩臉龐，她困惑的眼，看上去就像年幼的蕭不再願意穿上小花內褲。蕭才發現，母親老了。

但我已經長大，她殘酷地想，而且就要離開。

最後的母親仍是沉默，她什麼也沒說，日日晚歸依舊。而蕭在老房，完成了她最後一次的巡禮：敞開主臥浴室的門，連通陽臺日照，在母親的浴室拉上霧面玻璃，輕柔、緩慢地洗澡。

然後，蕭一身清淨地離開了故鄉。

收齊所有內褲以後，蕭拿起一件襯衫蓋在衣籃最上方，誰也看不出來裡頭藏有剛用洗衣機洗好的內褲。抱著衣籃起身，蕭的雙手冰冷潮濕，她走入宿舍裡，天光不照的長廊。

作者介紹

文心

生於初夏，有一點怕熱。目前正努力要從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畢業，但寫的小說好像比論文還多。得過一些文學獎，主要是散文和小說，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話，我的作品多數散見於我的電腦、隨身碟和筆記本裡。

評審意見

蔡素芬

女性身體的敏感凝視。

掌握得宜的敘述觀點，集中在蕭的心理過程，從初經起，母親要求其手洗內褲維持乾淨，便是對女性身體的敏感凝視。透過對月經的汗穢看待，對照母親的女同之愛，幽微的反映了對女性身體與性別意識的探索。蕭視經血為汗穢、對內褲貼合身體的無距離女性特徵，產生潔淨緊張，以致形成偷窺慾，借偷看他人的洗衣物內容，去探奇他人對待清潔內褲的態度，強化女性身體意識。母親之於猴子，蕭之於小米，在明揭母親的同志身分外，也隱隱流露蕭可能複製了母親的同志傾向，在隱而不宣或幽而未明的性傾向自揭前，面對小米對無男朋友的回答而哭泣不止，益見蕭在為身體潔淨緊張尋找合理出口。只有繼續把洗淨的內褲藏好，才能得以放心，這是回到女性的自我保護心態，或得以隱藏什麼，小說留有模糊臆測的空間。